

原六安师范学校校长张义普在《“胡”四字百句碑》里，是这样高度评价胡苏明先生的：

留学扶桑	侍机复兴
教育救国	学步伯苓
立志教坛	传道布授
抗日烽火	弥漫皋城
学校停课	学子飘零
胡公殒产	办学解国
革除旧习	倡导文明
红旗在胸	指点迷津
创办五校	茹苦含辛
莘莘学子	饱沐甘霖

胡苏明系安徽省张店乡大湾村人，其庄户便成为胡家大院，祖上世代诗书耕读，因其在祖父辈弟兄中排行老五，乡人称其为“五先生”。早年曾经就读于省城安庆的六邑中学及芜湖五中。

碧血丹心：胡苏明与现代皖西教育

吴炜

1922年，胡苏明参与驱逐贪官——六安县知事路通的斗争。后代理县师范梅福安排进步人士王炳炎任县教育局会长，桂月峰任师范讲习所所长，毛子敬任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胡苏明任劝学所劝学。

1924—1925年，胡苏明卖掉部分乡下田产，在六安城里创办了私立立德小学，开办进化书局和石印店，自任校长和董事长，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翻印革命文献，并利用明德小学校舍开办平民夜校，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作出重要贡献。1926年2月，经周新民介绍，胡苏明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按中共安徽省委指示，他和周桐之、吴岱新等36名共产党员在六安城关西外紫竹林尼姑庵成立中共六安特区委委员会，胡苏明任首任书记。

1928年1月，中央巡视员尹宽到六安巡视时以“左”倾姿态，在多数党员缺席、未通知胡苏明的情况下，以他对“立即进行武装暴动持怀疑态度”为由开除其党籍，造成重大冤案（1986年8月9日恢复胡苏明党籍）。面对白色恐怖，他秉持“身不在党，心可在之”的信念，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在国民党追捕与党内极端分子威胁下，1929年被迫东渡日本，入东京明治大学预科学习。

其东渡诗作“年来心迹未模糊，血怒如潮静也无。如此乾坤唯一哭，茫茫人海只身浮”，彰显革命决心和国家忧思。1930年8月回国后，他辗转于无为、芜湖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抗战全面爆发后，胡苏明返回故里。1938年受中共六安县委委派，他任三区区长兼县立初中校长，将学校迁至胡家大湾，聘老为校，变产筹资。他与师生同食共寝，每日查铺督学，其办学热忱，可见一斑。

在校期间，他抵制国民党“三民主义是抗战建国最高准则”等标语，拒接反动内容，邀聘新四军文艺队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等革命歌曲。

此举招致“党教派”迫害，特务杨先礼、韩奎三度屡纵火未遂。面对国民党党部书记黄肇强强令全校学生集体入国民党，胡苏明以“学生应专注学业”为由周旋，暗中组织进步教师对学生加以劝阻，使得大批青年免入歧途。

1943年元旦，日军侵犯犯境，时任省教育厅代厅长的胡苏明置自己家人安危于不顾，率全校师生安全转移，后挂系军阀，安徽省长李品仙、许其以专员职位，遭其严拒，转而主持省立第三临时中学，收容沦陷区流亡学生。

1948年末，国民党发布南撤令，要求省立六安中学全部搬迁到江南，立即动迁。胡苏明在

最近十年来，参加的祭祀活动稍微多了一点，开始思考祭祀相关的一些东西。小时候，烧纸钱被批评为封建迷信，在禁止之列，但谁家有人去世，烧纸是公开的，并无人干涉。记得小学时，忘了是清明节前一天还是七月半前一天，老师在班里布置大家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烧纸活动，我们这些小孩很是认真地商议，组成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在某条路上阻止准备烧纸钱的人。次日是星期天，当我情绪高昂地准备实施这个计划时，竟被当老师的父亲安排打柴火等家务事，而他昨天还在很正经地布置我们反对封建迷信。

那时候烧纸钱，远没有现在大方。亲人去吊纸时，至多带两包纸，这些纸被裁成若干叠方块纸片，有人用弧形刀将纸片蘸上桐油，在纸上打上一个槽印；如果没有凿子或来不及，就直接用牙咬，留下弧形印，然后放入烧纸的盆里。现在的人们，烧起纸来很豪爽，拆开几包纸，不再剪裁、凿印，而是堆在一起，直接点燃；不仅有纸，还有冥币，冥币的币值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不仅如此，还有纸质的金元宝、纸扎的电视电脑豪华金童玉女等。阔是阔了，但失去了传统的精致与功夫。换句话说，少了一份真心。

虽然纸钱的形式与时俱进，纸质却没有变化，还是那种很粗糙的草纸，这引发了我越来越强烈的好奇

1948年阳历的最后一天，他在参与国民党六安县委政要员辞旧迎新活动时，探明桂系驻军撤离六安的时间和方向，于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随即派往校学生聂子中密赴张家店我三分区驻地报告，分区随即作出相应部署。

吴炜

1949年1月3日，面对我军攻城态势，驻六敌军四十六师两个团仓皇撤离，县长李寿林也带领部分地方反动武装于下午逃往(湖)河西。当天晚皖西军区独立旅、三分区独立团入城。解放军入城不久，分区首长马芳庭、唐晓光连晚就会见胡苏明、韦上伊、张月潭等人，希望他们省立六安中学留校学生组织宣传队，写标语、贴布告，在街头路口宣讲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以安定城关正常生活秩序。于是胡苏明集中留校师生，热烈欢欣迎接解放军，并配合进城解放军从事宣传鼓舞工作。胡苏明在第二天早晨还邀请六安商会长党组织成员进行座谈，动员所有商店开市营业。

六安中学教师韦上伊、高性天、何荣廷等二百三十名师生，在胡苏明的带领下集体参加革命阵营，极大地震动了皖西残部，鼓舞了皖西地区的革命气势。当时我党为此发出内部通报，声名远播到江北各解放区。

六安县城刚解放不到一天，侦悉淮海战场溃败将逃至六安。就在4日中午，进城解放军决定撤出，分区通知胡苏明带领进步教师、学生跟随部队连夜向解放区转移。是夜，胡苏明带教师韦上伊、张月潭、高性天、何荣廷、王超群、江草喜及180多名学生随部队转移。学生分两路，一路向苏家埠，一路向毛坦厂、晓天方向。他们到达毛坦厂时，受到中共皖西区委、行署、军区首长彭涛、于一川、曾绍山、唐晓光、罗士高等亲切接见。

之后，在毛坦厂成立了皖西行署文教委员会。胡苏明被皖西区委委任为行署文教委员会主任，张月潭、韦上伊、高性天、何荣廷、王超群、陈禹友为委员。胡苏明和韦上伊、陈禹友起草印发了皖西行署文教委员会成立宣言，号召全省教育工作者开展护校斗争，反对南迁，迎接解放。胡苏明还发表署名文章《告皖西青年书》，以自己的声望，号召青年踊跃参加革命，号召教育界同仁积极迎接解放军接收。

1月21日，六安再次获得解放。文教委员会随行署迁入六安城内正式办公。这期间文教委员会积极配合皖西军区政治部筹办安徽公学(后更名皖西军政大学)。他担任中共皖西区委主办的皖西公学校长，从月底至3月，文教委员会先后吸收、介绍涓阳、寿县、舒城、霍山等县青年学生共2000余人，参加皖西军政大学学习。经短训后，再派往革命队伍需要的大江南北。3月后，胡苏明被正式任命为省立六安中学校长，张月潭为副校长。

建国后，他曾任皖北区教育工会主席、凤阳高农校长等职，践行“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育理念，为安徽农林教育作出重要贡献。其教育救国、丹心向党精神，永为后世景仰！

清明，细密的微雨如丝般飘洒，轻柔地编织起一张思念的网。我静静伫立在故乡——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韩摆渡镇众姓桥村中院的土地上。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其中交融着青草的清新与新翻泥土的质朴芬芳，这是故乡独有的气息，承载着岁月的厚重，也勾起我对伯父刘开太深沉而无尽的追忆。

伯父生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那是一个风雨如晦、山河飘摇的时代。国家深陷危难，百姓于黑暗的深渊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然而，年轻的伯父，胸膛里却燃烧着一团炽热的火焰。怀着对自由与光明的无限向往，他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成为赤卫队的一员，踏上了一条布满荆棘却又无比壮丽、充满希望的道路。

苏家埠战役整整持续了48个日夜，战况激烈空前。这场战役取得了鄂豫皖苏区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为根据地的稳固与拓展筑牢了根基。伯父与战友们在枪林弹雨中浴血奋战，他们的身影在战火硝烟里穿梭，面对死亡的威胁，毫无惧色。战役结束后，伯父和刘天祥等同志主动选择留在地方武装赤卫队，矢志不渝地继续为革命事业挥洒热血。彼时，刘天祥担任赤卫队队长，伯父出任副队长，他们主要在赵家嘴一带开展活动。尽管只是一支地方武装力量，但他们深知自己肩负着保卫

种高档纸，人们依然用最初始形态、最廉价的草纸作为纸钱烧给逝者和先人，从节约资源的角度看，这是一种进步，但从逝者和先人的角度看，这份诚心或孝心还存几分呢？

先人们以烧纸钱祭奠亡灵，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祭祀文化，在那个愚昧的时代可以理解。但时至今日，这种祭祀文化应该彻底进行改革了。那些草纸基本上都是小型造纸厂生产的，工艺落后，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烧纸钱不仅污染空气，还频繁引发火灾。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祭祀先人更重要的是感情和诚心，在形式上完全可以与时俱进。最好的方法就是用鲜花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形式既高雅，又能促进鲜花繁育、种植、运输和销售产业链的壮大，拉动经济。

还有一种更新颖的祭祀方式，就是网上祭奠，具有随时性、方便性、个性化、隐秘化的优点，年轻族群可以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

走过人生大半程，对于身后事看得很淡。到时候，希望我的那一抔灰能埋在一棵香椿树下或一棵金银花下，或者伴着花瓣洒向大海。如此，你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都结束了。孩子如果想留个念想，可以在网上建一方墓园，想起来时，可以在墓园里种上一棵树或一株花；如果想不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重耳眼眨眨红，动容地对介子推说道：“若日后我能重回晋国，登上国君之位，定当厚赏于你，以报今日救命之恩！”介子推却一脸坦然，诚挚地回应：“我所求者，并非赏赐。只盼公子能早日归国即位，重振晋国，如此，我便心满意足，别无所求。”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重耳与随行人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每一步都充满了未知与挑战。整整十九年，风餐露宿，颠沛流离，可重耳心中复国的信念从未熄灭。终于，在秦国伸出援手的关键时刻，命运的天平开始倾斜。

借助秦国的力量，重耳冲破重重阻碍，成功回到阔别已久的晋国。那一天，他站在晋国的土地上，感慨万千，往昔的苦难都化作此刻的坚定。不久，他登上国君之位，成为名震一时的晋文公。

即位后的晋文公，开始论功行赏，大封群臣。朝堂之上，一片荣耀与喜庆，曾经追随他流亡的臣子们纷纷得到丰厚的赏赐。然而，在这热闹与喧嚣之中，却唯独忘记了那个在绝境中割肉煮汤，助他熬过生死难关的介子推，仿佛那段患难与共的时光，在岁月的流逝和权力更迭中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介子推看着曾经共患难的国君如今在朝堂之上论功行赏，却唯独忘了自己，心中并无多少怨怒。他本就淡泊名利，于是默默转身，带着年迈的老母亲，远离繁华喧嚣的朝廷，隐匿进绵山之中。

然而，晋文公终究还是知晓了介子推的离去，心中满是愧疚与懊悔。他亲自率领众人，入绵山搜寻，誓要寻回这位曾经的救命恩人，给予他应有的封赏。可绵山茫茫，介子推心意已决，任众人如何呼唤寻找，都不肯现身。

这时，有大臣献计，提议三面放火烧山，只留一面生路，逼介子推出山。晋文公无奈之下，竟允了这看似可行的办法。熊熊大火在绵山燃起，火势冲天，整整烧了一日一夜。

大火终于熄灭，山林一片狼藉。晋文公急切地寻找着介子推的身影，却只见介子推背倚着老母亲，紧紧相拥，被烧死在一棵大树之下。那一幕，刺痛了晋文公的双眼，也让这份迟来的报恩永远成了遗憾。介子推的忠义与高洁，也永远地留在了那片被大火肆虐过的山林之中。

大火熄灭，山林间弥漫着死寂与哀伤。晋文公望着那被烧焦的大树下介子推与母亲紧紧相依的身影，心如刀绞。曾经共患难的恩情，如今却因自己的疏忽与糊涂，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悔恨的泪水夺眶而出。

为了缅怀这位忠义之士，晋文公下令，将放火烧山致使介子推被烧死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上下，禁止生火做饭，以此表达对介子推的沉痛悼念。寒食节的次日，便是清明。人们折柳、插柳，以这样的方式，将对介子推的追思与敬意，融入每一缕春风里，每一片翠绿柳叶中。如此，岁岁年年，在这特殊的时节，介子推的故事被口口相传，他的精神，也如同那随风飘舞的柳枝，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鲜活，永不磨灭。

祭祀之想

舒和新

母亲的心灵鸡汤

翁怀龙

母亲文化程度不高，但却十分聪颖睿智。家里长辈或她的老同事们常说，若不是过去条件不允许，她能读更多书的话，母亲绝对是了不得的人物。

其实在我心里，母亲本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她对很多人、事、物的认知和看法，直到今天，我仍深感准确精辟，甚至她的很多教诲，我在年龄慢慢增长的漫长时光中，才恍然明白过来的。

母亲对我的教育并不系统，也谈不上章法。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总会在我的学习生活中，不经意地说几句俗语、俚语来分析和总结，给我提出教导和指引。

小时候的我贪睡，起床后仍磨磨蹭蹭，用现在的话来说，有些拖延症的毛病。一天早晨，她故意提前半小时把我喊起来，督促我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洗漱。到出门上学那一刻，我发现比平时提前了20多分钟，往常像打仗一样的清晨，那天却从容不迫。母亲这时笑着说：“儿子你看，这就叫‘一早三光，一迟三慌’。”这句话非常贴合我那天的状态，因此记得十分深刻。从那之后，直至成年，养成了做什么事情打提前量的习惯。诸如这样的俗语，母亲常说的还有很多很多。在陪伴我学习过程中，她常以“不怕慢，就怕站”“眼怕手不怕”“小洞不补，大洞二尺五”这些大白话鼓励我。这些话好懂又好记，和我自己的体会印证相结合，特别能入脑入心，教会我渐渐养成珍惜时间、提高效率、及时纠错的习惯。

母亲的话虽然直白通俗，但是背后蕴含的却是儒家思想和道理。母亲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惯子不孝，肥田出瘪稻”“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说的是传统孝道和美德；“好记性不如烂笔头”“鼻子底下通扬州”，说的又是学习方法和生存技巧。母亲总在合适的时机，给出最恰如其分的“俗语说”，给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加注最朴素温暖的注释。在我长大成人、参加工作之后，她会用“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提醒我待人真诚礼让，用“吃不穷嘴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警惕我持家之道，用“人到矮檐处，不得不低头”宽慰鼓励我坦然面对人生困窘……

母亲的俗语，没有华丽的词语修饰，但有宏大的叙事背景，也没有深奥的逻辑论证，但总是能在最合适、最需要的时候，成为滋养我生命的“土味心灵鸡汤”，回味无穷，伴随我过去、现在和将来。

当年母亲说出这些俗语时的音容笑貌，至今经常清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2025年清明，母亲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虽然我再也不到母亲熬煮的鸡汤，可她这些心灵鸡汤般的俗语，一定会继续伴随着我，滋养着我。

清明祭

清明祭